

七夜怪談

怪谈协会 ①

壹号怪谈社 ● 著

还记得当年宿舍里的
夜谈聚会吗？

第一夜 阳台上的柜子
第二夜 幽灵摄像机
第三夜 未见面的网友
第四夜 校园后的草山
第五夜 地铁惊魂
第六夜 雪地里的女孩
第七夜 恐怖游戏



朝華出版

【 怪談協會 ① 七夜怪談 】

著 ● 壹号怪談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夜怪谈/壹号怪谈社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6. 1
(怪谈协会①)

ISBN 7-5054-1458-5

I. 七... II. 壹... III. 恐怖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1214 号

七夜怪谈

著 者 壹号怪谈社

出版人 田 辉

策划编辑 田 辉 张宏宇
双城印象

责任编辑 张宏宇

特约编辑 刘 颖

责任印制 赵 岭

装帧设计 吉安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电 话 (010) 68433188 (总编室)
(010) 68413840 68433213 (发行部)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字 数 150 千字

印 张 14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版 别 平

书 号 ISBN 7-5054-1458-5/G·0827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夜 阳台上的柜子 4

我被关在书柜里了！那个书柜里！

我拼命地用力，想要从柜子里挣脱出去，但蜷缩的姿势让我根本用不上力。

恍惚中，我体会到了自己幼年时溺水的感觉。那个8岁的孩子在水中拼命地挣扎，却仍然无法控制地往下沉。在深深的河水中，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。

第二夜 幽灵摄魂记 48

“滋~啪！”突然摄像机的视频亮了起来。我欣喜地跑过去看。有画面了。我发现里面出现一个女人。她低着头，穿着雨衣，把头和脸都遮住了，感觉整个人阴森森的。

她用怨恨的声音不停地说着：“你不救我！你不救我！”

第三夜 未见面的网友 79

这个伊人，是我快要毕业时聊上的女孩子，女孩自称是看到我在网上的文字才加我的，至于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间聊得很愉快。

当然最重要的一点，也是我最想不通的，女孩子对我的事情几乎件件都很清楚，说了如指掌也不为过，自己无论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。

第四夜 校园后的草山 110

早上7点多钟，晨雾还未散去，远远看到山上的竹林雾气蒙蒙

的,空气特别新鲜。

我们顺着小路绕过了草山,在草山的正北方看到两间小房子,房子上面炊烟袅袅,在一片茂密的毛竹林子前面有这样两间小屋,我觉得这景色更像是一派田园风格的水墨画。

第五夜 地铁惊魂 138

“天哪!”我瞪大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小娟,心想平日内向的小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?

这时我注意到她脖子上的牛骨项链,顿时让我联想到她最近描写的一部小说里的主人公——唐哥。这个饰品一定是个很邪性的东西,我心想。

第六夜 雪地里的女孩 166

沙!沙!身后不远处传来踩雪的声音。

“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?”我回过身子伸着脑袋张望着,心下不免狐疑起来,“不会是小偷吧!”透过婆婆雪景,我看到了一个娇小玲珑的身影。

第七夜 恐怖游戏 195

借着幽暗的光线,他觉得这个人影有些熟悉,应该是他认识的人。

很快,人影开口说话了,石岩一听,高兴极了,是尚嘉鹏的声音。慢慢地靠近,借着微弱的光线,一看果然是他,他顿时放下心来。

这时,只听一旁的尚嘉鹏缓缓地说:“今天是周末,怎么不讲故事了?”



引子

初冬的一个周末，入夜后，白天热闹的城市很快就变得冷冷清清。街道上偶尔才有几条人影晃动。一阵风刮过来，吹散了路边的一堆枯叶。深蓝色的天空高高地飘着几朵云。月光穿过生锈的铁栅栏墙，淡淡地笼罩在一栋老式的建筑楼上。

这是一栋十分破旧的日式风格的四层建筑，满墙都是干枯的爬山虎，缝隙里露出斑驳的墙面，说明这栋楼起码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。房子虽然老旧，但从建筑用料和样式上看，这里原来一定是某个大人物的公馆。可想而知当年刚落成时的豪华气派。

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这栋楼解放后被某单位充公用作职工宿舍，一下子住进了 30 多家人。大门设在整栋楼的中间。门

口有十几级青石台阶。

楼梯在楼道的两边，由于使用的是上等木料，所以虽经数十年却不朽。只是人走上去会咚咚作响，人多的时候显得十分吵闹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原来的幽静郊区变成了闹市。在繁华的社区，这栋建筑现在已显得十分不协调。这块地皮已经被某地产商买下，准备十个月以后拆除改建商场。楼里原来的住户现在已经纷纷搬走了。只有几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还住在这里。房子破旧，所以房租很低，因此随遇而安的他们并不急着搬走。最初张浩和王垚先搬到了这里。不久他俩有的介绍朋友，有的介绍同学，很快又有几个年轻人搬了进来。

现在这栋楼的楼道里还杂乱无章地摆放着不少粗重什物，都是搬走的住户们留下的。由于人去楼空，晚上回来，走上这光线有些暗的木楼梯时，咚咚地在楼道的另一边传来回音，还真让人有些胆战心惊。

一楼的地下有一排储物间，楼上的住户把东西都放在这里。在储物间的尽头，有一个封闭的小屋子，好像一直无人使用。据老住户们说那里面曾经死过人，还是上吊死的。所以地下室很少有人下去。门口已经结满了蜘蛛网。王垚每当路过时，总爱往里面有意无意地看几眼。这个人，就是好奇心很重。

上个周末，张浩正在房间上网打发时间。打开QQ，发现好友栏里没有人，他不禁有些失望。几秒后，小企鹅开始“滴滴”地叫了起来。他打开查看，原来是别人给他的留言。

他逐条地看过去，一条短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条留言在他的好友栏里，内容很简短：“现在我来找你！”

张浩有些莫名其妙，连忙查看是谁的留言。在“个人资料”的位置，无论怎么刷新也显示不出留言者的名字，所有信息都是空白的，彼此也没有任何谈话记录。

真是奇怪！张浩的好友栏里不是同学，就是要好的朋友，最近也没有人要来找他。这个人倒底是谁，他怎么也猜不出来。

算了，别想了，如果朋友来，会给他打电话的。张浩暗自想着，很快就开始专心地打起CS了。

隔壁王焱闲得无聊，过来找他聊天。王焱一直对超自然的事物特别感兴趣，尤其是灵异鬼魂一类的事儿，只要在他面前开个头，他就聊得没完没了。

二人从鬼片聊到日本怪谈，什么山鬼、河童、吊死鬼、食尸鬼、黑白无常……讲着各自的典故来历，及种种奇闻怪谈。他们说得兴高采烈，也吸引了其他人。年轻人精力旺盛，都喜欢刺激冒险，对听恐怖故事特别感兴趣。

石岩提议，反正都是打发时间，不如组成一个“怪谈社”，每到周末，就聚在一起由一个人讲他认为最刺激的鬼故事。成员仅限住在这栋楼里的邻居。

这个主意赢得了众人的赞同，于是呼朋唤友，集合了楼里的全部人员，共7人。更有好事者建议，讲故事的时候要把门关好，灯熄灭，在黑暗的房间听这个人讲他经历的最恐怖的故事。

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哪里知道，真正的恐怖故事从他们结社的那天开始上演了……

第一夜 阳台上的柜子

这天晚上，4层张浩的房间门窗紧闭，里面一片漆黑。

社里第一次活动，人都到齐了，为了营造恐怖气氛，大家都小声地打了招呼后就不再说话了。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斑驳的墙壁显得惨白，窗外白杨树的枝桠投下的阴影更让房间显得格外黑暗，仿佛蕴藏着让人惊悚的东西。

外面已经起风了。

朔风吹着干枯的树枝，发出一阵阵呜咽的声音。仅存的几片枯叶终于随风飘落。两个胆小些的女生何小婷、赵育静不由挽着手，紧张地望着四周。天气已经变凉了，她们发现对方的手更凉，在黑暗中看不清彼此的脸，真是让人更觉心慌。

王焱是最爱讲鬼故事的人。他清清嗓子说：“怪谈社第一次

活动，对于我这个爱好者可是头等大事，今天我不想放弃表现机会，给大家讲讲我在大学时发生的故事吧！”

—

那时我读大四，一直住在学校。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，又快写毕业论文了，每天回去很晚，经常被锁在宿舍门外。为了方便这段时间的学习，也为了找工作，于是和几个同学在附近租了间房子。

刚搬进新屋子，我就被房东留下的旧书柜吓个够呛。那时候我手里抱着一大摞托朋友从国外寄回来的漫画期刊，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杂志早就翻过无数遍了，短期内也用不着，但要扔掉卖掉又未免太可惜了，毕竟这样的杂志在国内很难找得到。所以我不顾别人的耻笑——“葛朗台”、“怎么和我老祖母似的什么破烂都舍不得”——愣是把这些东西从旧居又搬了过来。

我在屋子里转了几圈，发现一间需要挤进五个人的三室一厅真的很难找到一点空间，尤其当这五个人都是邋遢鬼的时候。后来，我推开了阳台门，一眼就在阳台左侧的一堆杂物后发现了那个书柜。

说发现了书柜，其实不确切。应该说，是我发现了书柜的一扇门，而另一扇门被一个空空如也的大鱼缸挡住了。这两样破烂都是房东没有带走的。于是我想，那就废物利用一下吧，看看能不能装什么东西。

我跨进阳台，双目的余光猛然发现阳台右侧站了一个人，

吓得我赶忙扭头，却又禁不住哑然失笑。

阳台右侧确实有一个人。

不过那是自己的影子。阳台的右侧，赫然放了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，里面正好映出我的影子。这面镜子，古色古香的，上面雕刻着许多奇怪的花纹。

这么大的一面镜子，干嘛要放在阳台上？我觉得很奇怪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岂不是只能照到那个破书柜？

我不去理睬那镜子，径直走到书柜前，先把手里的书放在地上。从露出来的那扇柜门看，这书柜很陈旧，上面的漆斑驳脱落，玻璃上也有裂纹，里面糊了一层报纸。

这个书柜该有相当年头了。

当我伸手准备拉开柜门时，一下子愣住了。突然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就像有老鼠爬过了脚背。

这柜子怎么这么凉？我想。大夏天的，什么东西都热得让人难受，为什么这柜子摸起来却阴冷冷的？

我拉开了柜门。柜门缓缓打开，伴随着一阵刺耳的磨擦声，看来门有点变形。一股陈腐的气息伴随着灰尘蹿了出来，我禁不住皱了皱眉头。

突然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连连后退，结果腿绊到了地上的杂志，狠狠跌了一跤。

书柜里竟然有一个人影，一个小小的、侏儒般的人影。人影的眼睛仿佛在闪光，炯炯地盯着我。

此时我的同学王睿和霍柯正在看着眼前一大堆封好的纸箱子发愁。如果说，搬家之前分门别类地整理东西，还能带给人几分怀旧的乐趣，那么搬家后归置东西，就只能是一种莫大的

痛苦了。

最后霍柯决定先做做鸵鸟：“明天再说吧！今天先休息休息。晚上出去转转，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喝酒。”

王睿不屑：“得了吧！一边说休息，一边又有精神出去转。蒙谁呢？少废话，拆箱子吧。”

霍柯无奈，拿起美工刀正准备动手，我的惨叫声就从阳台的方向传了过来，直透入两人的耳膜。霍柯身子一抖，差点把自己的手割破。

两个人连忙向阳台跑去，正在客厅里收拾的陈朝晖和姜鹏也闻声而来。一时间小小的阳台上竟然挤了五个大男人。

霍柯定睛一看，气得狠狠踹了我一脚：“一个破木头人你瞎叫唤什么？哥哥我差点把手都切了你知道么？大老爷们一条，胆子还没猫大！”

原来，柜子里放的是一个布满灰尘的木头人偶。这人偶足足有半人高，难怪我会在黑暗中把它看成一个人了。

我却仍然心有余悸，也不去理睬众人的嘲笑。它刚才分明是在看着我啊。难道我眼花了？

再去看那人偶，发现它是一个老头的形象，木头做的，很粗糙，上色也很一般，尤其是眼睛，灰蒙蒙的，大概上面灰尘太多的缘故吧。

姜鹏饶有兴致地把人偶拿起来，往空中抛了抛：“嗨，这玩意儿还挺沉的，要掉下来，真能把王磊的脚砸肿。难怪他那么害怕呢！”

众人的哄笑声中，我有些脸红，待要辩解，又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倒是王睿有些看不过去：“喂，适可而止吧，你能保证突

然见到这玩意儿不被吓一跳？”

姜鹏大乐：“我？你还记得我们在大一时我是怎么跑到‘野猪林’里装鬼吓女生的吗？我那会儿……”

王睿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行了行了，你的英雄事迹我们听过二百多遍了。我看这木头人挺好玩的，我拿去放到我房间里吧。”

姜鹏嘿嘿一笑：“怎么？当成菩萨供起来？这搞不好是财神呢！”

说罢，他举起人偶作势要扔给王睿，王睿慌忙伸手去接，却不料只是虚招。姜鹏又是大笑，把它递给王睿：“拿去烧香吧！”

虚惊一场后，众人一哄而散。我却愣在阳台上，始终想着刚才那人偶的眼睛，仍然觉得刚才自己不是幻觉。

为什么要把木头人锁在柜子里？我又想。这房东真是个怪人。

这时候才能定下神来看看书柜，一看之下不由得大失所望。这书柜的隔断很多也很小，如果不能把另外一半的门打开，根本装不了太多东西。我看看那硕大的鱼缸，不打算费这个劲了。

往床底下找个角落塞吧，我想。

离开阳台的时候，却见姜鹏拉着王睿过来了。

“那么大的镜子，扔阳台多可惜！”姜鹏嚷嚷着，“搬到客厅里去，咱每天对镜贴花黄！”

“可别对着我的房门摆啊！”王睿说，“镜子是避邪的，会把不干净的东西驱到我房间里的。”

“财神爷爷护着你呢，怕啥？”姜鹏浑不在意，“对着我的房门摆总行了吧？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见过鬼，要能驱一

个到我面前，咱也算没白活。”

避邪？我心里一颤。回过头去看看书柜，越发觉得有冷气从其中飘散而出。我连忙离开了阳台，听得背后二人在哼哧哼哧地搬镜子。

二

我们五个人，当时想组成一个漫画工作室。大家学的都是美术专业，都喜欢绘画与动漫，又不能安分于朝九晚五的刻板生活，遂扯起了工作室的大旗，自己给自己当老板。

五个人开始的时候意气风发，在市区内租了套商住两用的房子，弄得煞有介事。几个月一过，才发现银根紧缺，工作室生意清淡，回款也慢，无力再维系高昂的房租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另觅新房，搬到了远离市区的这个地方，工作室也蜕化成了家庭作坊。

这套新租的房子位于一个居民小区里，门牌号是402，金三银四，楼层还不坏。房东是个普通工人，正在为儿子的高昂学费发愁时，老父亲病逝了，老头子住的房子空了出来。

我和陈朝晖过来看房子的時候，才发现房东自己也对这房子不熟悉，竟然好多问题都答不上来，不由得满腹怀疑。陈朝晖轻声对我说：“他不会是个骗子吧？”

房东发觉了我们的疑虑，不由得有些尴尬。他连忙解释说，自己的父亲性格孤僻怪异，别说邻居了，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接近。为了尊重老头子的意愿，他只好同意父亲一个人在这里居住。

我们俩这才释然，看了看房子，条件还挺不错，房租比较

而言还是挺合理的，就是里面堆满了各种杂物，鸟笼、竹筐、根雕、石头，无所不包，看来是那古怪老头子的收藏物。房东说，放心好了，回头他就会把这些杂物统统弄走。

于是我俩拍板决定，就要这房子了。几天之后，搬家公司的卡车把众人的东西搬了过来。

这天除了我被书柜惊吓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人感到不快。姜鹏正在楼下指挥着搬家工人搬东西，一个30来岁的瘦男人主动上来打招呼：“你好，新搬来的？”

姜鹏回答：“是的，您也住这楼？”

瘦男人说：“我住隔壁单元的301，你们呢？”

姜鹏说：“402。”

话音刚落，姜鹏就发现瘦男人脸色一变，好像十分紧张。他呆了呆，追问：“是那个刚死的怪老头的房子？”

姜鹏说：“嗯，以前的确是住了个老头。”

瘦男人的面色阴沉，过了半晌才叹息一声：“唉……你们住在里面，多多小心，谨防有怪事！”

他扔下这句没头没脑的话，转身走了。

晚上，被搬家累得够呛的几个人叫了外卖，围坐在饭桌旁吃得稀里呼噜的。对我取笑一番后，姜鹏说起了白天的那个瘦男人。

王睿有些紧张：“会不会这房子真有什么古怪啊？刚死了人，房租也那么便宜……”

姜鹏摆摆手：“不可能的，谁相信那些鬼话？故弄玄虚吧。”

霍柯也说：“说不定是那个老头心理变态，专喜欢装神弄鬼，

吓唬邻居。”

我却始终默不作声。那个书柜。那个书柜……

原本放在阳台上的大镜子，此刻已经搬到了客厅里。书柜里的木头人偶，被王睿擦得干干净净，放在了他的房间。

为什么一看到那个书柜我就脊背发凉？在众人的高谈阔论中，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。

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。天气有点热，窗外有野猫拼命地叫春，我在床上翻腾了许久才慢慢入睡。三室一厅，我一人占一个小间，可是却感觉格外地闷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醒过来了。刚想要伸展一下四肢，却发现自己正以一个古怪的姿势蜷缩着，手和脚轻轻一动，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我迷迷糊糊地伸手想把这东西推开，却怎么也推不动。

我略微清醒了一些，再用手触摸一下，发现自己竟然是被关在一个小小的木头盒子里。

这是什么东西？箱子？棺材？

这时一股陈腐而令人憋闷的气息传入鼻尖。这股味道，我在白天才刚刚闻到过。

书柜！我在那个书柜里！

我突然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心脏开始剧烈地颤动，一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恐惧感猛然翻腾出来，占据了 my 思维。

我被关在书柜里了！那个书柜里！

我拼命地用力，想要从柜子里挣脱出去，但蜷缩的姿势让我根本用不上力。手脚无力地碰撞着柜壁，沉闷的声音在书柜内回响着。

救命！救命啊！

我张口大喊，却发现自己的喉咙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四周仍然是黑漆漆一片，除了硬硬的柜壁和刺鼻的气味，再也没有别的感觉了。

恍惚中，我体会到了自己幼年时溺水的感觉。那个8岁的孩子在水中拼命地挣扎，却仍然无法控制地往下沉。在深深的河水中，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。

终于，我醒过来了。这次是真的醒了。我发现自己从来没有那么感谢“醒来”这件事本身。我起身打开灯，嘴里不住地喘着粗气，再也不敢睡了。看看表，才凌晨三点钟，但我却感觉自己已经在梦中的书柜里关了几天几夜。

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自己好像刚从水里捞出的一样，全身都是汗，已经湿透了。我抓起枕巾，胡乱在脸上抹了几把，仍然心有余悸。

推开门，我打算去冲个澡，却听到阳台似乎隐隐约约有点响动。我立刻想到了那古怪的书柜，吓得赶忙退回了房间，澡也不去洗了。

就这么熬了一夜。

三

天终于亮了，我这才放心地睡去。绷了一夜的弦松了，这一睡，人就像变成了石头，连姜鹏在外面敲门都没听到。

姜鹏一觉醒来，发现已经是早上10点了，但他分明记得自己昨晚上闹了闹钟，闹钟定在9点。这闹钟极老式，需要每日上